

丝路瓜香越千年

杨亚伟

火焰山把盛夏的烈日摊成火毯，我们的越野车碾过戈壁砾石时，乌鲁木齐友人老张忽然击节吟诵：“种出东陵子母瓜，伊州佳种莫相夸。”（纪晓岚《乌鲁木齐杂诗》）话音未落，窗外赭红色荒原竟裂开一道翡翠缝隙——那是鄯善的瓜田在蒸腾热浪中浮沉。

“听声辨瓜是老辈传下的本事。”皮肤黝黑的艾力大哥用坎土曼割断瓜藤，金黄的瓜蒂渗出晶莹汁液，“现在虽然有了糖度检测仪，咱们还是习惯先听这‘咚咚’声。”

他随手劈开一个瓜，琥珀色的瓜瓢霎时淌出蜜汁，那香气让我想起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中“甘瓜如枕许，其香味盖中国未有也”的记载。这种甜蜜多有点评，明代使臣陈诚在《西域番国志》中惊叹“鲁陈（鄯善）甜瓜大如枕”，清代萧雄《西疆杂述诗》则将其与岭南荔枝并论：“鲜瓜曾敌荔枝芳，清冽犹兼桂

子香。”最妙的当属乾隆那首《咏哈密瓜》：“西域甜瓜殊胜常，冰澌齿味逼琼浆。”恰似为此刻而作。

这甜蜜竟是个美丽的误会。鄯善县民间流传较广的说法是：康熙三十七年，哈密王将鄯善甜瓜作为贡品送入京城，御赐“哈密瓜”之名遂流传至今。其实据文献记载，早在公元前二世纪，新疆甜瓜就有栽培，时名穹窿。展柜里陈列的唐代瓜州文书、元代农书残卷，无不印证着这片绿洲的种瓜史。我突然理解，为何维吾尔族谚语说“新疆的甜瓜会唱歌”，那歌声里分明流淌着时光的甘露。

老张的指尖抚过瓜皮蛛网般的沟纹，用维吾尔语唱起《甜瓜谣》，那些沟纹是干旱区植物的生存智慧。清人七十一《西域记》载其“甘脆如梨”的质感，而此刻齿间迸发的蜜汁，比任何羊皮纸上的墨迹都更鲜活。眼前浮现骆宾王从军西域路过哈密时，因未能品尝到哈密

瓜而深感失望的表情：“忽上天山路，依然想物华……旅思徒漂梗，归期未及瓜。”此时，真的为他没能如愿感到遗憾。

在现代化加工车间，我看到另一种传承与创新。全自动分选线上，仪器扫描着每个瓜的糖度，工人们正给精品瓜贴上商标。另一个车间里，盒装瓜脯和瓶装瓜汁饮料正在装箱。“从前交通不方便，现在冷链车48小时就能到上海。”企业负责人指着墙上的销售地图，红星已遍布东部沿海。窗外，满载的卡车正驶向铁路货场、高速公路，恍惚间与壁画上丝路驼队的剪影重叠。

最动人的故事在瓜农家。吾米提大叔用粗糙的手掌摩挲着“瓜王”奖状，他的三亩瓜田今年收入九万元。“小孙子在乌鲁木齐念大学，学费都是甜瓜供的。”老人笑着端出瓜脯招待。我想起林则徐贬谪新疆时写的“雪水浇田瓜代饭”，如今这甜味终于酿成了生活的蜜。

薄暮中漫步县城，烧烤摊的瓜雕果盘、文创店的瓜形陶器、广场上的瓜乡民歌，连路灯都是甜瓜造型。艾力大哥发来视频，他的女儿大学放假刚回来，正在向上海客商介绍“沙漠蜜罐”，背景里落日正给无垠的瓜田镀上金边。这金边也镶在鄯善人的日子里。

返程时越野车追逐着落日，老张方向盘一转，向坎儿井驶去。月光初现的暗渠里，天山雪水正沿着千年人工河道窃窃私语，像银梭在编织绿洲的经络。“蜜罐的秘密在这里。”他敲敲黑色的滴灌带，“每颗瓜都是800升雪水的结晶。”

车载收音机淌出十二木卡姆的散板，与后座竹筐里的瓜香共振成奇异和声。后视镜中，瓜田已退作夜幕下的朦胧诗行，而车灯照亮的前路仍向着雪山延伸——这条用坎儿井、古驿道和冷链专线连缀成的甜蜜之路，终将带着鄯善的月光，抵达三千公里外的某个夏夜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（接上期）
房婷闻言惊喜道：“你醒啦，可是你的脖子还在流血，这，我该怎么止住。”吕思道：“我怀中有一个白色瓶子，里面是配好的药粉，你取出来给我涂上即可。”

房婷将他脖颈处的衣领下翻，露出伤口后打开白色瓶子，小心翼翼地

将粉末涂撒在伤口上。看着房婷所做的一切，文章鱼和赵宇上心中的恨意更深了，他们俩的心中满是酸痛，恨不得将吕思剃成肉酱。

老妇将饭菜端到帐篷内，见吕思坐倒在地，脖颈还有一片血迹，急忙将饭菜放下奔向吕思道：“小哥这是怎么了，就这一会儿工夫，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？”她上前扶起吕思，向房婷三人埋怨道：“你们纵是有矛盾，也不至于动刀子，好歹你们也是从中原结伴而来的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？”

房婷踢了文章鱼一脚道：“听听，你还不如一个农妇，以后不许再鲁莽行事。”文章鱼敢怒不敢言，只得满口答应，但他看吕思的眼神却寒冷无比。

老妇听房婷的话语中有轻视自己之意，双手轻轻地掸了掸衣袖道：“听姑娘的口气，是瞧不上我这个村妇了。”赵宇上急忙替房婷辩解道：“我小师妹说话一向如此，她并无冒犯您老人家的意思，还请老人家见谅！”

老妇哼了一声道：“老身活了几十年了，什么人没有见过，什么场面没有经历过！想当年，老身可是代王王后千金的乳母，只怨造化弄人，老身才辗转流落到此地。”

房婷心中对老妇全无恶意，只是嘴上不饶人，听老妇说完后冷哼道：“王宫之人有什么了不起的！”

老妇气得手指房婷道：“你，你，好没规矩，我今日好心招待于你，难道还换不来你的一句暖心话吗？”

吕思道：“婆婆息怒，她一向刁蛮

任性，您老人家大人有大量，就不要与她一般见识了。”向房婷道：“还不快给老人家赔个不是！”

依房婷的脾气怎肯低头，她瞥了吕思一眼，见吕思面色凝重，心中没来由地一颤，跺脚道：“我哪里错啦！”

吕思不说话，只是冷冷地瞧着她。房婷无奈，转向老妇道：“我年幼无知，不会说话，得罪之处还请见谅，行了吧？”

老妇听出她心中不服，也不想同她计较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算了，都过去了，一切都是过眼烟云，都是陈年旧事，我还提它做什么。丫头说得没错，老身如今不就是一个普通村妇吗？”

吕思道：“原来婆婆是馆陶公主刘嫖的乳母，失敬失敬！”老妇怒道：“刘嫖算什么东西，我怎会是她的乳母。她的母亲窦漪房为了谋取后位，计杀宋王后，可怜宋王后仙逝后，她的女儿刘舒至今不知去向。”

房婷接话道：“你若要找她，我倒是可以帮忙。”老妇冷眼瞧向房婷道：“老妇还当真没有瞧出姑娘有这个本事呢！敢问姑娘高姓大名？”

房婷仰首傲然道：“启明仙尊你总是听说过吧？”老妇摇头道：“没有，我从未听人提起过。请恕老妇孤陋寡闻。”房婷怒道：“你……”吕思解围道：“婆婆并非武林中人，自然不会识得，你又何必为此生气。”房婷气哼哼地问道：“许负，许老国太你总该听说过吧？”“我岂能不知她的名字？”老妇叹了一口气道，“成也是她，败也是她呀。”吕思奇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老妇瞧向吕思道：“这些都是宫中秘事，你听来又有何用？”

（未完待续）



投稿邮箱:3304315815@qq.com

扫地成就了我

张忠泰

扫地看似小事，其实非也。一把扫帚，可以清除尘垢，也可以扫去心中的块垒，我就有这样的经历，至今难忘。

那还是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从基层单位考进了机关，分到了一个辅助科室工作，而和我同时考进机关的一位同事却进了业务科室。

老话说“不怕货比货，就怕人比人”，这样一对比，我的心里难免就有些浮躁、有些郁闷，觉得不公、觉得窝囊，也觉得自己被小瞧了。于是，我就总想着表现表现，让人家看看我的能力，让人家知道我是吃几碗干饭的。

那时，我的工作

是编工作简报，就是把各类信息编撰整理后下发到基层。这事本来不算难，只要照本宣科就能把事办利落，可我却想着要出点彩、要出花来。记得那是基层单位的一篇来稿，文中赞扬一位新干部履职做出的业绩，信息写得有点平淡，只要稍加调整就是“亮点”信息。我便觉得，这正是显示自己的好机会，于是对信息进行了“颠覆性”修改，还在修辞上进行了润色。千不该万不该的是，真把信息弄出“花”了，一句“该同志‘不孚众望’”惹出了是非。

工作简报中出现错别字，平时也不当大事，通常在后续简报中作出补充说明就行。巧就巧在单位一把手看出了端倪，说：“考进机关的人，还犯文字的低级错误，‘不孚众望’用成了‘不孚众望’，一字之差谬以千里。不孚众望是没有辜负众人的期望，不孚众望是不能使众人信服，前者是褒义词，后者是贬义词，这个错得提个醒。”一把手发了话，那就得挨板子，分管主任让我写个书面检讨交给他，科长让我在科里作个检讨。一时间，我颜面扫地。

出了这样的错，我着

实是悔青了肠子，心里想着如何补救，最简单的就是夹尾巴做人，从小事做起。

那时候，机关里的小事就是扫地、打水、擦桌子，这些小事搁以前大家都是被动干的，心里总有些不乐意。我自从工作出了差错，心理上就不一样了，扫地便是“赎罪”，以求得心理的平衡，所以心理姿态放得特别低，扫地似乎成了分内活，干起来就格外认真仔细。

正是在这样的变化中，扫地成了我工作的一部分。我每天早上提前半小时到办公室，先把办公室打扫一遍，然后再打扫走廊、楼梯，每一处都扫得干干净净，收拾得利利落落。

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坚守中，我扫去地上的尘垢，也扫去了心中的块垒。在每天坚持扫地的过程中，同事们了解了我、认可了我，也接纳了我。早上扫地，在走廊上遇见同事，耳边常常会听到令人快慰的打招呼声，那种会心的一笑，会增添几分温暖。

我要是出差，同事就会问“那个扫地的大张几天没见，上哪儿去了”。人家心中有了我，人家把我当盘菜了，我就是这样因为扫地融入了团队，融进了同事们的心里，这对我来说，的确有点尴尬，但却是“改过自新”的第一步。

“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”，失和得真是一对孪生姊妹。我在那些日复一日的坚持中，丢掉浮躁、远离郁闷，收获的却是渐渐升起的人际关系。一年后，我以高票当选先进工作者。再后来，同事们对我刮目相看，几个业务科室负责人也向我示好。两年后，我离开了那个辅助科室，进了业务科室。

平心而论，那段时间的扫地，成就了后来的我。